

大會第三屆會

第一百三十六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二十五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臨時主席：M. Juan Atilio BRAMUGLIA (阿根廷)

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 Mr. Vincent Auriol
由臨時主席及秘書長介紹入席。

一. 大會第三屆會開幕

臨時主席宣布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次會議開幕，繼即敦請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 Mr. Vincent Auriol 致詞。

二. 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 Mr. Vincent Auriol 致詞

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僅代表法國歡迎聯合國。

巴黎者，乃“自由、平等、博愛”一語散播於全世界之發源地，聯合國第三屆大會於此舉行，法蘭西深感榮幸。巴黎人民於淒涼暗澹之日，猶信念堅定，未嘗稍渝，今日歡迎聯合國之時，其信心益堅，欣慰逾恆。吾人民與聯合國實如心心之相印，一似昔日遭受敵人蹂躪時，視大西洋憲章及聯合國宣言，為其解放之曙光然。聯合國之理想、憂慮與堅忍，亦即吾國人民之理想、憂慮與堅忍。

聯合國之精神、宗旨與原則，於大西洋憲章中，於各大政治家之莊嚴宣言中，以及聯合國憲章之序言中，已予隆重釐定。

以“人權及公民權利”著稱之邦，至願協同世界各國，宣告其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於身受亡國慘痛經驗之餘，法蘭西自願重申“各國人民自由選擇”及實行“其政府體制之權利；”以及曾經羅斯福、邱吉爾與史太林之輝煌簽署所協定之以全力消除“專制、奴役、壓迫與殘酷”之責任，並為此目的“於未來之和平中維持及加強聯合國所以能於此次戰爭中獲勝之“行動”一致”。

即或理智、正義、人道及其他最高尚之價值不能使各國負荷此種道義上之責任，則憂患喪亂亦足使其決志“免後世再遭戰禍”以及由此戰禍而起之恐怖；決志為此目的，藉各方面之國際合作，“解除對和平之威脅，解決國際爭端及足以破壞和平之情勢；”決志聯合各國，羣策羣力，俾“全世界人類得安居樂業，無恐懼及匱乏之虞；”決志聯合各國，羣策羣力，“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法國大總統引徵業為歷史所奉為神聖之辭語，因法國人民於歡迎聯合國時所感之愉快，足徵其贊同聯合國原則之深；又因事業艱巨，於着手之前允宜自共同理想之泉源吸收新力量。

世界大戰告終，於茲三年，而和平猶未望；世界之不安如故。情慾與利害，使已有之分歧益趨惡化；誤會日見加深；不妥協之態度益形明顯；磋商則拖宕延擱；和約久成懸案，解決一再遷延，日趨遙遠；而措辭則漸見憤懣，紛亂之狀，遙無盡期。世人怒焉傷之，漸感各國之間，其於存亡絕續之際，曾以熱血訂結友誼者，猜忌之心已在滋長蔓生。禍亂紛起，瘋狂暴行，使最公正之人正以崇高之忠誠完成其和平與正義之偉大使命時，被擊喪命，世人觀此，憂心忡忡。益尤有進者，今日之世界，亟應在物產、思想及勞力方面促成大規模之交換，藉以消除精神上及物質上之一切戰後惡果，而世界竟捨此不為，反以恐懼、自私及偏見使其癱瘓。

大政治家 Simon Bolivar 認為最大之光榮莫如作一良好公民，彼嘗謂：“國家之能善用其自由之寶貴機緣者甚鮮，因彼等迅即重蹈覆轍也。”自由如此，和平亦然。億萬人民瞻望未來，對其國家，對其自由，對其生命財產，甚願其無所憂懼，然事實上彼等均惴惴焉深恐此可貴和平機會之消失。

略具常識之人咸問曰：如各國均企求和平，如各政府果真或認戰爭為可怖及悖理，則妨礙和平之建立者究為何物？戰爭中所消耗之資源與美德，僅用其一小部分，不即足以確保各國間久遠之政治與經濟合作乎？夫隆重宣告之原則，隆重簽訂之條約，以及隆重立誓之認諾，皆為死於戰場者、死於酷刑者及死於集中營者為求生者自由、幸福與和平所立之遺囑，凡此種種應為生者之保障者，豈不將轉變為“死者之憲章”乎？

今各國人民均以聯合國為其希望之最後寄託，以其為國際安全與正義之保障。今日之和平唯聯合國之力量是賴；其物質上之力量已規定於憲章，近頃世事昭示，亟宜予以組織；其精神上之力量，應以追溯聯合國之淵源，其理想之偉大，以及人類之犧牲而加強之。

鑒於世局之日亟，岌岌可危，聯合國組織益增其重要與迫切。

各國代表無疑可自下列信念獲得激勵：對於正心誠意之人，其一切行動不僅以政府代表之資格為之，而將以國際集團負責人之資格為之，則實無不可克服之障礙；無論糾紛之如何困難，如何複雜，如何可憤，如一旦變為衝突，則勢將愈難解決，或竟毫無解決之望。今日之世界，每個人及每個國家之生命幸福，與其他一切人及其他一切國家之生命幸福息息相關，一地稍有變故，即可波及全球，故人類之各種切身問題唯有於聯合國範圍內始能獲致解決，此乃聯合國組織所以存在之深切理由也。

各國間之公約或個別協定之價值，自不應輕視，但其目的常有限度，其範圍亦常難確定。Paul Valéry 云：“唯有締約者彼此間顧及對方內心所存保留條件之條約，始能生效。”

唯有國際法始能確保各國之真正獨立，真正自由，真正安全，因國際法使每一國家之獨立、自由與安全成為全體國家不可讓與之共同福利也。此所以法蘭西於其憲法之序端隆重宣告：在相互協議之條件下，敝國主權願為和平之組織與保衛作必要之限制。

法國大總統繼謂有無國家，因以其自身之自由與其他國家之自由聯為一體而保衛其自由，或因以其自身之獨立及安全與其他國家之獨立及安全聯為一體而保衛其獨立及安全，以共同尊重國際法及國際道德，而感覺屈辱者乎？理智所指示者寧非即此途徑乎？人類社會本身之進化，使個人知自由、財產及人身之保障，唯有於自由、財產及人身得有組織及規律後始能求得之，其所昭示於吾人者，亦寧非即此途徑乎？

今日現實之要求，與理想之呼聲，實相吻合。

聯合國之職責在組織和平；組織和平之道在乎創立聯合國所能保證其尊重之國際法及國際正義。和平乃“信念與勇敢結成之偉大行為。”欲求其成，須有大忍、大智及大決心。和平之勝利，須以各國人民於戰時所表現之全部熱情與信念博取之。

曾為吾人之公共目的而奮鬥受苦之法蘭西；至今猶在忍受兩次戰後惡果之法蘭西——此種惡果往往使人驚奇，因有自由之故，人人皆能見之也——忠於其一切傳統精神之法蘭西，正與其他各國人民共盼此真正、公平及可信賴之和平。法蘭西毫無猶疑願以全力擁護聯合國。

希臘神話有云：諸神懲罰 Sisyphus 滾石上山巔，抵達山頂後又任其滾下，往復為之，永無止時。勉哉聯合國，毋使和平成為 Sisyphus 之石！苟能將和平永久建立，則聯合國不特將為“歷史所稱道”，不特將自覺已盡其神聖職務，且將為全世界之慈母幼兒歌功頌德矣。

三. 臨時主席答詞

臨時主席於聯合國第三屆大會進行討論之先，申稱此國際組織之高尙宗旨及博愛目的，已使全世界各國人民心神嚮往，一致擁護。

此乃近代文明中普遍一致之潮流。此潮流之緩急隨環境而異，各會員國代表順應此潮流，貢獻其生命及勞力，以求人類鞏固持久之和平。

人民祈求和平，急謀克服精神之弱點，因而有聯合國組織。本組織今日處境困苦，工作艱巨；自有人類以來，生活之苦惱，殆無逾於現時者。此亦即國際法機構之堅強與否之試驗時期也。

吾人又於歐洲大陸召開大會。地為巴黎。此中象徵，吾人必能注意及之。此象徵者，即歡迎吾人之城，及款納吾人之大陸也。巴黎城乃西方國家之英勇堡壘，歐洲則正竭其全力以維護民主；此城此洲貢獻其理想於人類之希望中，而將以具體事實表現之。

自有法蘭西共和國以來，巴黎即為現代政治及社會傳統之中樞，其歷史特徵為對於人類、制度及國際社會之愛好與維護。

歐洲人傑地靈，其對新大陸各國，因血統、情感、勞作及文化之聯繫而素生共鳴。本屆大會之象徵即為招待各代表團之城市，及聆取他洲人民呼聲之大陸。

有謂歐洲已失去其樂觀本性者，然吾知其仍滿懷希冀，今者聯合國大會來此工作，諸會員國之職務及其責任於茲開始。

世界之重建，聯合國會議中行將彙纂之新國際法，乃繼昔日各機關奠定世界和平之努力。

各國皆願避免糾紛，置身事外，然各國仍時時捲入漩渦。是以聯合國應於其工作中擺脫一切精神上之束縛，恢復言語之平衡，致其全力於共同之任務，此應為聯合國之座右銘。出言真實，可贖人類之罪，免其蹈於危機。

聯合國有美洲各國，遙遠之澳洲及紐西蘭，東方各古國，及歐洲各國人民之精神力，以證實實現此世界理想之必要。歐洲人

民愛好自由，除其各國間和諧之競雄外，不承認有其他糾紛。

自天之涯、地之角，各國人民集中注意於一點，即今日之聯合國大會，熔萬國於一爐，萃集一個時代之理想，將克服一切逞辭雄辯，過度之政治觀點及否定之力量，以確保久遠和平，完成社會福利。

聯合國爲此工作之偉大場地。由於其組成分子，聯合國具有協調之精神及因素，可使其解決一切世界問題。聯合國之所以成立即以此爲目的，其發榮滋長之主要條件亦卽爲此。

此國際機構之日常任務爲忠實履行世界人民之願望。聯合國應依賴各國間之信任及諒解，與夫討論態度之誠懇，以謀人類之共存，不論其生活方式上有何微小之區別。聯合國之工作爲善意之永恆表達。此所以三年來，於艱難、憂懼與備戰狀態之中，終能徐徐進展。

戰爭與和平不能並存，且亦非人類之出發點。人類所需者爲決心鞏固並保衛構成人類合理及真正環境之事物。人民皆知戰爭之意義爲何，亦知和平之功用爲何。明曉此真理者，知悉此無情之事實及此每一階段之定義之價值者，宜於人類之好惡有所抉擇。

各國集會於此，以謀永久之和平，此乃無人置疑者也。各代表團聚首一堂，共謀實行人民之付託，各人民均亟盼獲致和平之行動，蓋無人能僞稱戰爭乃文明之常態也。

出席此間之各國人民固有此祈願，然此種憂念實與未來人民之理想相聯繫。吾人遣給此未來人民之世界應爲一和平、康健及安居樂業之世界，俾此不朽事業永延勿絕。能如此，則先輩之行為不致成爲後人之重負，一似咒詛然；能如此，則今日努力之酬報，將爲未來世界社會安寧之曙光；其所依據者，非爲其勢洶洶之辯論，而爲諒解及現代積極價值之合作。

人類與其自相殘殺，毋寧壹志撲滅危害人類之諸多禍患。營養不良，醫藥缺乏，房屋短少，以及嚴冬凜冽，實爲人類之四大患，較其他戰爭之原因更爲嚴重，故吾人應抵拒之以捍禦人類。以人之勞力所產所獲之穀物，竟因缺乏燃料而用以舉火，顯見人力之無謂消耗亦由人而引致者也。工業經濟之集團資本所引起之變化——一切勞力之可能性之機械象徵——未以扶助人類謀生爲目的，而反以勞作壓抑人類，其結果，顯爲今日之失去平衡，逼使人類利用其戰鬥性之工業化，不特趨入於經濟混亂及窮苦顛沛之境，抑且使

其採用最不可取之解決途徑，卽暴力與鬪爭也。

世上有供過於求之若干物產，亦有若干互爲補充之生產部門。所缺者爲一有系統之分配，此種有系統之分配，在今之世顯甚困難，因由於人類之智慧，製造各種運輸工具，世界之面積依舊，其距離則已縮減。吾人今日不必再談距離，距離已爲技藝所克服；今日不能再言隔離豐饒，各國間之交通已極便利。此爲現代人類最大希望之一，或亦爲一切問題解決之唯一途徑，亦爲鞏固和平之不二法門。今日之世界猶有再作極大努力之餘地，使人類接近其所尋求之幸福。但吾人必須深明此任務之重大，庶不致爲歧見所阻撓，俾在本世紀之未來五十年中，使全世界人民向理想之境域邁進。吾人今日聚首於此，其目的卽爲尋求此理想境域也。

聯合國集會於法蘭西，將使世界史放一異彩。此爲各會員國之思念與情緒；亦卽各國人民之所心嚮神往者。各國人民謹再向法蘭西致意，表達其深切之友誼。

大會臨時主席及秘書長導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離席。

午後三時五十五分延會，四時復會。

四．臨時主席開幕詞

臨時主席於宣佈大會第三屆會開幕時，聲稱此項任務爲阿根廷政府之榮譽。際茲列國隆重集會之初，謀於荆棘滿途之世局中實現各國和衷共濟之道，阿根廷得首先表達其思念，深感榮幸。

人類意志所鑄成之歷史命運，使大會於此不朽之法蘭西國土舉行。法蘭西以其明朗之心志，發動震撼世界之革命；此革命也，包羅一個時代之願望與憂懼，且或由於擁護，或由於反對，影響各國之生命與歷史，創造人類合作之新形式，世界之諧協和平與進步，勢將因此而發榮滋長。

阿根廷於其光榮之歷史中，已顯示其對和平之愛好，對人權之尊重，對其履行職責及忠於徹底民主之信念。阿根廷茲向永恆之法蘭西致敬！向生氣蓬勃、天才卓犖、雖於憂患中仍堅信正義之法蘭西致敬！阿根廷並向全世界各國人民致敬！吾各國人民孕育政治理想，渴欲建立世界機構以祛除憂慮與不安，此種世界機構將使貧困苦難無由產生。

阿根廷曾得希臘拉丁文化之寶貴遺產，並於聖經精神感化之下，以及與西班牙文明之精萃，意大利人民之成就及天才，法蘭西

人民之燦爛文學相接觸，以創立其自身之基本制度。

阿根廷所屬之大陸，正與物產豐饒中所不可思議之貧困奮鬥；正以和平及創造精神，將人類憂懼之力量，轉向國際諒解之創立。此大陸之各國對其未來具有信仰，此或由於其赫赫之先人曾戮力完成永久和平之奇蹟。諸如 Washington, Jefferson, Juarez, Marti and Morelos, Miranda and Bolivar, Tiradentes, O'Higgins and San Martin 等，均曾為自由、秩序、工作、博愛及正義而奮鬥。

由此觀之，若謂世界仍將生存於憂患中，殆無此理。各國政府與人民之所以急欲建立法治制度，以預防人類大患之戰爭者，自易瞭解。

雖然，各國人民憂患餘生，目睹瘡痍未復而困難又生，憂心忡忡，日惟預測再次大戰將否發生，抑或可以避免；假使戰爭再度發生，則如聖經上之巨靈，將盡滅一切物質進步，而千百年來之古老文明，亦將吞噬無餘。

各國人民，惶惑之餘，乃問曰：為調節國與國間之關係計，是否必須創立積極或消極之世界法律秩序？為執行調節世界秩序之規章計，是否必須成立積極或消極之機構？抑或鑒於人類之一再失敗以及人民大眾之惶惑日甚，是否必須相信人類為不能實現和平之生物乎？

人類之問題繁多而棘手。吾人需要極大之信念與樂觀，庶能生氣勃勃，再接再勵。

吾人應顧念千百年來列國之迭興，其淵源已湮沒無聞。吾人應顧念長期奮鬥中所塑造之文化，應知進步者，乃日積月累，千百年來緩緩發展，微細不可辨者。

臨時主席繼稱其所指者自非物質上之進步，蓋物質上之進步，比較迅速，易於覺察，使生活上物質方面之複雜化至為顯然。是以政府之組織，宜從簡單，而以睿智為依歸。於物質精神之鬭爭中，應精神是尚，蓋精神者，人類尊嚴之標誌也。

緣是，於企謀世界和平而設置國際法治之際，武力之使用亟宜避免，蓋即使能以武力完成和平，而歷史昭示吾人，如是完成之和平至為脆弱，不能持久也。

如欲違反各國社會組織所依據之國家主權之基本概念而成立天下一家之世界國，事實上亦非可能，其理由至為明顯。故吾人僅能依現有之形式認真考慮國際社會；即匯集各種準則，於各國人民間創立守法良知之聯繫，俾於正義標準保護之下，實現人類之和平意願及人類所永恆希望之生活。

吾人如將聯合國憲章之序言及其宗旨與原則與其所依據之道義與法律原則加以研究，可知最苛求之人亦將認其為滿意。防止戰禍之願望，對於自由及基本人權之信念、正義之完全實現，以及友誼、容恕、合作、互敬、國家間之平等、信義、及糾紛之和平解決等，均為至善至美之理想，其本身之力量足以創造或增強信念及良知之境地。

是以世界具有倫理及法律之體系，而人類則具有，或信其具有，適當之工具，以完全實現之。而事實上各國人民均有惶惶不安之感，此乃無可諱言者也。

今日世界各國人民，以不同之聲調談論各項問題：因循不決，衝突頻生，猜忌疑慮，抵牾齟齬；此各國所成立之龐大機構即在此種環境中奔走呼號，以謀真誠之長期和平解決現在與將來之困難，以防止衝突，激勵信心，引導及協調世界之物質及精神力量。

上述種種豈為各國已設立之法治制度之危機現象乎？抑係環境造成之信仰崩潰乎？或許此二原因兼而有之。蓋設立制度，僅為初步，此外復須附以各種因素，使之能逐漸進展，否則便無效驗可言。尤要者，對吾人已設立之制度必須有信仰，而不得違犯之。

鑒於上述種種理由，各種鴿的雖可繁多複雜，或與所謂之“生物宿命論”相反，必須加意調和之，蓋凡此鴿的，均須有堅強之道德基礎為依據也。

今日之問題，在創造人民之新情緒，使其能向惡勢力之最後根據地襲擊；今日之問題，在求利他心及慷慨心之獲勝；在求自私自利主義之失敗。

聯合國各會員國集會之目的，為設立及實現積極之法治制度，並時時慎重革新之，蓋此為生命恆久蛻變之所需，而不可僅以消極態度清談嚴重之失調問題。

各國人民願知國際大事底蘊所在，以便有所貢獻而謀問題之解決，此蓋適應人類心靈中自然之正義感也。彼等不願再見仇恨與毀滅，彼等願見建設性之博愛彌漫全球。

本組織應成為全世界之社會，俾與各區域組織相輔相成，發生諧和之效能，以利世界和平。

在今日若謂一個國家集團可能保障世界其他國家之獨立，至非合理。在原則上和平或可為社會契約之結果，但在事實上則不然。和平不能為一個單獨或共同文件之題目；和平應於所有國家間建立之，否則社會平衡無從產生。

將若干國家擯於國際社會之外，乃為嚴重之舛誤。其理由至為明顯：其不特根據道德上之簡單判斷，且亦根據與一般利益相關之環境。

抑尤有進者，如世界真願天下太平，藉可於此莊嚴偉大之基礎上建立人類幸福，則必須尋覓真理而宣告之，更必須確有信任，能容恕，能尊敬，能了解，能博愛，然後真理、信任、容恕、尊敬、了解、博愛始可得以創造而漫為世風。凡此皆為不能非議之真理，即傲慢之強辯家亦不能否認者也。

阿根廷不願任何國家被擯於聯合國之外；蓋世界上並無被選民族及被斥民族之分，同是圓顛方趾，應同有其權利義務。

再者，阿根廷認為已往聯合國事務之進行及其大政方針之決定，在在表現會員國間有“階級”之分，對此亟應重加考慮，蓋不特各國在法律上平等，“階級”之分有背民主原則，且此種情形無異將世界各國人民之命運置於少數國家之掌握中。阿根廷決不願由任何人不得其他人民之參加而擅自決定此等人民之命運，蓋自身一經參加，則勝利固足歡欣，失敗亦無所怨尤也。

渠出此言，無意藐視曾為其所認為完美且歷史將有最後定評之理想奮鬥之人，蓋慘死者過衆，苦痛也，毀損也，災禍也，過重過巨，吾人不應再作無益之定論。彼之言此，同為小國與大國着想，而尤以大國為然，蓋依歷史教誨，大國之受軋轢、戰爭之禍者，較小國為尤甚。始之以威脅，繼之以侵略，終之以混亂；凡此種種將人之權利義務犧牲淨盡。

阿根廷願於今日即對自由世界之常存有所貢獻，不再遷延。阿根廷深信於已往之嚴重局面及未來之嚴重局面間有息事寧人之機會，可使企謀互相了解之各國人民，將利害一致之情緒表現無遺。

各國已將其觀點作明白響亮之表白。世間決無與和平為敵之國家。是以聯合國所發動之呼籲，益見其迫切。

各國之共和生活應益之以最純潔之民主情緒。

公理正義亦應積極實施，俾聯合國內部一切問題均可依理智之簡易方式解決之。

今日人類所面臨者，已非戰爭問題，而為和平問題，亦即戰爭結束後所必有之問題。是以世界人士亟應聯合一致，俾可協力探討此種種方面之問題。凡此種種，絕不可以某某數國之利益為依歸，而應置之於全體國家利益之下，庶可獲致永恆之共同命運。

上述種種，美洲各國早已領悟。美洲各國之所以歷來聯合一致者，因其權利及合法願望欲得他人之尊重，亦因其將其整個將來獻身於世界建設之努力。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歷史固已昭然若揭矣。

歷史之教訓絕不可使各國氣餒，不特此也，且應激勵各國，使之結束爭鬪，簽訂協定，以求和平之全部完成。

對於個人之尊重，乃民主政治之基本道德目標。美洲各國及其憲法皆已揭櫫此宗旨。民主政治者非為若干天之驕子之國家所獨享之特權；此乃人類發展之一個階段，任何國家皆可達及者也。民主政治之社會、經濟及政治各原則均以機會均等之高尙理想為依歸，俾於國家保障其個人基本自由之條件下，人人皆知其出發點為何，人人可能實現其自身之命運。

此民主政治所以不特為一積極之事實，且亦可以改善者也。向前邁進之每一步驟，即為改進社會及改進社會中人之地位之前進步驟。

聯合國所代表之各國皆為民主世界之民主國家。機會不特均等，且極為廣大；個人所有，不能巧取之，國家所有，不能豪奪之。刺激個人之民主精神，亦為其祖國發揚蹈厲之原動力。是以忠於民主政治者，亦即切實支持為民主理想效力之各種組織。

在此種組織範圍內生活之唯一目標，為使人類獲致經濟自由與政治獨立。

阿根廷代表團認為此乃民主政治之真義，其直接結果為社會上個人尊嚴之增高。

世界人民已漸漸放棄以民衆暴動，或曲解統治階級之見解之方式，由少數特殊人物攫取政權。在種種情形下，人民已藉民主社會真正性質之發揮，折斷束縛彼等之桎梏，廢止暴政及壓迫者之玄奧迷信。

人民天性愛好行動自由，蓋此為發揮其物質與精神潛伏能力之唯一方法。

經濟是否較政治重要，或政治較經濟重要，此問題已引起熱烈討論。若以純粹之辯證定義企圖解決，於事無濟。政治經濟二者應於國際關係中各佔其相對之重要性。

聯合國所實行者為一種社會經濟，使經濟制度利用資本，而非資本利用經濟制度，蓋以國際觀點言，前者對合作利益較為有利。

欲求此種概念之有效實施，必須鼓勵原料之生產，公平分配生產剩餘，實現原料價與成品價間之平衡，促進若干國家之工業化；總之，應充分利用全世界之一切資源，俾可創造基於豐饒及合作之經濟。

就政治言，聯合國相信道德與法律至上。聯合國不信壓迫及不義之武力可以創造正義。當強權主宰之時，惟有奴役性之服從而已。基於道德之正義伸張時，始可完成足以導入和諧境域之團結。

如僅有強權，而無足以引致道義信念之因素，僅能造成奴役，同時並產生分裂、仇恨及暗懷之報復心。若以武力作壓迫之用，則憲章中之道義及法律原則將成空洞而不能實行之具文。

此種思想現時似覺玄虛，非因其高超不可及，實因人類尚未擺脫自大之羈絆，使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更無理解矣。然阿根廷代表團願再申前言，雖或徒勞無益，然自信其為真理，曰：吾人必須排除所謂強權可以創造法律之信念；吾人必須置其唯一信念於道德及法律，蓋此乃世界協和及永久和平之基礎也。

聯合國今既以保衛各國之權利及於自由安寧之高超原則範圍內謀求經濟解放為己任，允宜對於促進人類進步之方法三致意焉。

世界大事斷不能為兩個國家之對白，更不能為一個國家之獨白。唯有自各國人民不同意見之調和中方能覺得徹底解決。

曾經施行新法以使其人民於社會及民主政治方面處於前進地位之阿根廷總統，請臨時主席向聯合國各會員國代表致其祈求和平及申表友誼之意。General Peron 之理想與阿根廷人民最深刻之情緒完全一致；與阿根廷之人道傳統及“美洲精神”相諧和。是以總統之言論，益增其重要有力。

臨時主席深幸得於聯合國各代表之前，以阿根廷代表名義，覆述阿根廷總統之辭，其言曰：

“戰後困苦時期中之多災多難有使吾人可以自解者，即吾人可藉此充分發揮其國際團結之精神。阿根廷竭力援助各國，即最遙遠之國亦曾蒙受其惠，阿國之為此，不僅以其為商業國，且亦慷慨措施，以其生產品作為和平之工具。阿根廷未嘗利用其經濟勢力於國際關係上施用壓迫手腕。阿根廷之船隻航行各處，其所載來者為阿國之善意，願各人民間有瞭解，願各國間有和平與互尊。吾人可謂吾人以友誼之手，伸向世界各國人民而告之曰：棄爾怨恨，清爾神智，堅爾精魄。願爾所受之苦痛勿使爾生報復之念而秣馬厲兵，惟願其成為香膏，使已往之暴行漸就平息。吾人滿懷博愛，願爾等同有吾人之和平意願，並盼此意願，到處留下福音。”

“吾人有權出此言詞，蓋吾人雖隨時準備堅決保衛其榮譽、家園、國土及國家，然吾人絕不願造成他人之憂慮，威脅他人之和平。凡尊重吾人者，吾人亦尊重之；凡愛吾人者，吾人亦愛之。故吾人不反對任何人，亦不反對任何制度。阿根廷不與任何人為敵，對各種政治觀念、種族及宗教，一視同仁，無分軒輊。阿根廷唯願他人尊重其傳統之生活方式，余深信凡阿根廷人皆具此同感。阿根廷但願依然故我，決不容任何人變換其思路、感情及行動。”

此乃我大總統 Peron 之和平言論也。

此種高尚思想實為我每一阿根廷人行動之根據。彼等同心一德，力求國內之平靜與安寧，並為增強國際和平之因素計，促進國際間之相互尊敬，法律平等及經濟合作；此三者不僅可使各國間之政治關係趨於密切，且可穩定顯為各國人民幸福基礎之社會正義。

許多國家業已準備參加現代世界所將實施之歷史計劃，一似此為一種政治上之必要，又一似進步分子必須於志欲完成此進步者及因未能按時達到目的而欲驅此世界入於苦痛悲慘之境者之間，劃一鴻溝。

戰爭者，國際傾軋之最後階段，決不能為希望之鵠的，亦不能為絕望之必然結果。

是以各國不應再事激勵其潛在之好戰性，而應昭示世人：於長治久安中解決各種問題，及於勞作中獲致進步方法之利益。

人類必需於和平中工作。各國人民皆有此意願，即最好戰鬪者亦然。此為美洲各國之立國宗旨，尤以阿根廷為然；吾國認為即或有若干國家捲入戰爭漩渦，世界仍可和平存在。

此巨大戰鬪中，所爭奪者，豈為控制世界與奴役人羣乎？

千百萬人心心念念，皆願政治上有所妥協，此而不能達成，殆難想像；此種政治妥協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就社會言，為公理正義之宣示，就經濟言，為一種自由社會經濟之趨勢。

在人類此方面之爭論中，其已被認為彼此敵視之兩個集團，且羣信其已日漸迫近戰爭者，豈不能覺得妥協之基礎乎？自戰勝極權國家以來，該兩集團間之爭執愈趨愈烈。以今日視之，再度之可怖衝突，較二次大戰甫終時益覺迫在眉睫。

於此有若干國家焉，不受任何一方戰爭宣傳之影響，力求獲得有步驟之徐徐解決辦法，孜孜焉於深切之自由思想中，謀求人類幸福。

今日世界之主要政策應為和平政策。正義不存，恆足危及現有之和平。缺乏社會及經濟穩定之理想，足以導致騷亂不安，其原因及發展也不無根據。

上述種種如係生活不完美之結果，或係求達完美之企圖之結果，則和平應為一切努力之共同目標。有鑒於此，亟應設法使人類及國家之生存益臻安全，庶可集中一切努力於積極、健全、合於人道及富有保護性之合作，並達成世界和平，俾戰爭不再發生，貧富懸殊之現象不再存在。

人類應知不可再於戰爭不可避免之歷史宿命論中醉生夢死。

各國人民所宣布之人權，自始即調和人類之進步，使文明得以穩定。和平一旦完成，人類仍應謀獲協調，並於其自身之進步及解放中使其根深蒂固。

各國主權之徹底尊重；經濟合作以謀貧困國家及雖未直接受戰禍而亦陷於貧困之國家；全世界人類協力同心以求永久和平，庶人類得以自由行動，既無政治性或社會性之羈絆，又無經濟性之奴役，可享有種種文化上之機會；凡此種種，聯合而成人類不可放棄之高尙法則。

不論地域之區別，國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懸殊，種族之各異，經濟能力之高低，大小國家於法律之前無軒輊之分。

此點應牢牢把握；尤有進者，國與國間之關係，亟宜予以調整，以臻真正之平等。在私法上，經濟能力弱者在法律上之權利與經濟能力強者相等；各國之間，亦應有類似之組織。設不然者，則所謂之各國法律平等，主權自由云云，僅是神話，事實上，此種平等及自由將為強國之擴充野心所妨害也。

阿根廷之立場根據於真理、主權與正義。唯有真理始能引導人民，因其為人類社會不朽之基本屬性也。

欲求各國人民之團結成為事實，必須每一國家各有其個性，即完成其自有之生活方式，其國內政策之自由發展，其國土之完全占有，其經濟組織、文化、語言及宗教之絕對自由，質言之，即由於完全承認國家法律人格後所產生之生活各方面。

無主權則無自由；無自由則無人格；無人格則各國之團結一致終不可能。

凡此種種，須求正義理想之全部實現；正義之概念，自柏拉圖以來，未嘗稍易，亦猶靈魂與其本身之協調，其各部分之良好秩序及調整，予每人以其應得，喜正義，服從法

律，於國際社會中喜平等，及對於創造生活本身之法律力量之服從等未嘗稍易也。

全人類之希望繫於此各國之組織。自此組織，吾人期待獲致國際政治之規則，以為各國立國之基礎。各國深盼各政府之政策趨向合作，而非控制。深盼自此組織產生一種概念，以保證世界上無過貧過富之國家，解決糾紛時，公理將戰勝強權。

阿根廷願睹此等目的之一一實現，因其於和平有切身之重要也。

阿根廷代表鄭重申論阿根廷之理想，因此等理想為阿根廷精神之精華；因阿根廷者，其旗幟為自由之旗幟，而非侵略之旗幟；亦因“美利堅為人類而存在”一語係原自阿根廷也。

渠請出席各代表深忍默索，為和平而工作。各代表勿應虛擲光陰，應努力從事，使本屆大會所留之印象為諒解及友情；使之為和睦之象徵，而非齟齬之象徵；和睦而再益以道德，對和平之裨益豈淺鮮哉。

五. 悼 Count Folke Bernadotte 及其他為聯合國服務而在巴勒斯坦捐軀之人員

祕書長稱大會第三屆會開幕伊始，有慘劇籠罩全聯合國，即四日前兩位聯合國之忠僕在巴勒斯坦之遇害，一為聯合國之巴勒斯坦調解專員瑞典人 Count Folke Bernadotte 一為聯合國視察員法人 Colonel André Sérot。

此二人代表全聯合國，謀求巴勒斯坦之和平；殺害之者竟不顧其中立無武裝及享有特權之官員身份，悍然冷血殺之。

聯合國服務人員之遇害於巴勒斯坦者，不自 Count Bernadotte 及 Colonel Sérot 起，在彼二人之前，尚有五人於執行其任務時被殺，七人被傷。

第一個捐軀者為美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及停戰委員會委員 Thomas Wasson，在耶路撒冷被人暗擊殺害。

繼之者有：法人 Commandant René de Labarrière，為聯合國視察員，於七月三日在巴勒斯坦北部 Afula 地方觸地雷遇害；那威人 Ole Helge Bakke，聯合國祕書處職員，於七月十三日在耶路撒冷附近 Scopus 山上執行聯合國警衛職務時被亞拉伯兵槍擊畢命，法人 Lieutenant-Colonel Joseph Queru 及 Captain Pierre Jeannel，聯合國視察員，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巴勒斯坦南部 Gaza 附近被亞拉伯兵士所害。

Count Bernadotte 及 Colonel Sérot 於九月十七日在耶路撒冷之猶太區遇害，狙擊者為一隊衣猶太軍服之人，此外別無其他顯證。就 Count Bernadotte 及 Colonel Sérot 之遇害言，兇犯曾有預謀，欲以野蠻方法阻撓 Count Bernadotte 執行其聯合國調解專員之職務，此實絲毫無可置疑者也。

此二人之死，負咎者應置之於法，聯合國應於人力可能範圍內採取措施，以確保其代表於未來在危險區域內執行職務時之最大安全，此問題之亟待解決因此慘劇而益見迫切。

自此嚴重事件發生後，顯見在某種情形下聯合國不能以保護其代表之責任付之當地官廳，故聯合國應自籌辦法以負保護之責。

祕書長相信大會將審議在此方面所應取之措施，並稱將於適當時機陳述其意見。

祕書長告大會謂將用種種方法以查明 Count Bernadotte 及 Colonel Sérot 被害之確實情形及凶犯之姓名。

巴勒斯坦之調解工作及休戰監督工作將於 Mr. Ralph Bunche 領導之下繼續進行，Mr. Ralph Bunche 為祕書長派在調解專員處之代表，故對於調解專員之工作知之最深。祕書長確信調解工作已由勝任者接手，休戰工作之進行不致因九月十七日之慘劇而放棄。祕書長繼稱此次事變顯示巴勒斯坦問題之公允解決，已屬刻不容緩，此固無須煩言者也。

Count Bernadotte 之最後工作為起草一件報告，諸會員國皆已見及之矣。該報告擬具大綱，為 Count Bernadotte 所認為巴勒斯坦問題解決之途徑。

Count Bernadotte 之遇刺乃絕對不可容忍之事。Count Bernadotte 為聯合國、全世界及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服務，竟因狂徒之妄行而喪命，聯合國曷勝悲憤！為世界和平及男女老幼之幸福而鞠躬盡瘁不顧自身者，實無出 Count Bernadotte 之右者。因此恐怖妄行而首受其害者，實即戰事延綿中受苦之巴勒斯坦人民也。

祕書長願於各國代表齊集舉行大會之際，對此為聯合國服務而喪生之諸烈士，代表聯合國表示悲痛。諸烈士之死，使聯合國下一決心，將繼諸先烈之後，努力完成其未竟之事業。祕書長隨請法蘭西、美利堅、挪威、瑞典各國代表，為各國所蒙英勇公民之損失，向各該政府轉達聯合國之唁問，並為各先烈所完成之事業表示謝忱。祕書長並請各

代表向各先烈之家屬代聯合國表示慰唁之至意。

臨時主席隨請大會各代表靜默一分鐘，以誌哀悼。

六. 全權證書委員會之成立

依據大會議事規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並經臨時主席提議，下列各國代表被任為全權證書委員會委員：巴西、加拿大、厄瓜多、法蘭西、伊朗、瑞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緬甸、葉門。

七. 選舉主席

臨時主席謂：據大會議事規則第八十四條，大會主席將不經提名依祕密投票法選舉之。

臨時主席請智利代表 *M. Fennandez* 及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為檢票員。

祕密投票結果如下：

選票數	57
棄權者	1
實際投票數	56
過半數票	29
廢票	1
有效票	55

得票者：

Mr. Evatt (澳大利亞)	25
Mr. Bramuglia (阿根廷)	22
Mr. Modzelewski (波蘭)	6
Mr. Bech (盧森堡)	2

無得法定過半數票者 依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規定 舉行第二次投票

選票數	58
棄權者	1
實際投票數	57
過半數票	29
廢票	6
有效票	51

得票者：

Mr. Evatt (澳大利亞)	31
Mr. Bramuglia (阿根廷)	20

Mr. H. V. Evatt (澳大利亞) 得過半數票，當選為大會第三屆會主席，隨即就位。

主席謹謝大會各代表付託之至意，並稱將黽勉從事，以期大會工作底於完成。

主席繼稱時局嚴重萬狀，全世界皆矚目於聯合國，聯合國亟宜領導各國人民，示之以應循之途徑。

主席遂建議大會休會，俾成立總務委員會，並依第二屆會往例，六主要委員會應即相繼集會，以選舉各該委員會主席。